

# 桑 苏 西 来 客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李 尧 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# 第一章

## 1

汤米·贝雷斯福德在门厅脱下外套。他小心翼翼把外套挂到墙上，又把帽子挂到旁边的钉子上。

他舒展了一下双臂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走进起居室。他的妻子正在那儿用土黄色毛线织巴拉克拉瓦盔式帽。

这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。

贝雷斯福德太太飞快地瞥了他一眼，又气咻咻地忙着织她的帽子，过了一两分钟才说：

“晚报上有什么消息吗？”

汤米说：

“闪电战，好哇，好哇！法国的情况看起来很糟。”

塔彭丝说：“眼下可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世界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汤米说：

“好了，你干吗不问问我上哪儿去了呢？没必要跟我兜

幽子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塔彭丝说，“看着别人故意兜圈子是挺可气的。不过如果我真的问你，你也不会高兴。不管怎么说，用不着我问。看你的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。”

“我没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受气包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”塔彭丝说，“你脸上那种仿佛画上去的微笑，是我看到过的最让人心碎的东西。”

汤米咧开嘴笑着说：

“不会吧，真的那么糟？”

“还要糟呢！好了！别想那些烦人的事了。没什么事好干，对吧？”

“是没什么好干的。他们什么位子也不会给我。听我说，塔彭丝，我才四十六岁，就被人家看成颤颤巍巍的老爷爷，真叫人无法容忍！陆军，空军，海军，外交部，都众口一词地说我太老了。也许以后用得着我。”

塔彭丝说：

“是啊，我也一样。他们不愿意要我这个年纪的人当护士。‘用不着，谢谢你。’也没有别的活儿可干。他们宁愿用那些黄毛丫头也不用我。虽然我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在不同岗位上整整干了三年，在外科病房和手术室当过护士，在商行里当过司机，后来还给一位将军开过车。而那些丫头连伤员也没见过，连给绷带消毒也没干过。我还向他们一再保证，我干什么都很出色，可是没用，现在我是个可怜的、令人讨厌的老太婆，本来应该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织毛衣，非要由着性子东跑西颠找工作。”

汤米闷闷不乐地说：

“ 这场战争真他妈的讨厌。 ”

“ 打仗已经就够倒霉的了， ” 塔彭丝说， “ 还不让你为赢得胜利干点什么，真是糟透了。 ” 汤米安慰妻子，说：

“ 不管怎么说，德博拉找到了工作。 ”

德博拉的妈妈说：

“ 是呀，她是不错。我希望她把工作干好。不过，汤米，我还是觉得，跟德博拉，我能比你高我低。 ”

汤米笑了笑。

“ 她可不一定这样看。 ”

塔彭丝说：

“ 女儿们有时候也让你恼火，尤其是一定要对你表现得那样孝顺。 ”

汤米喃喃着说：

“ 小德里克有时候也对我做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，真让你没法忍受。他那双眼睛仿佛在说：‘ 哦，可怜的老爸。 ’ ”

“ 事实上， ” 塔彭丝说， “ 我们这一对儿女虽然非常可爱，有时候也真让人受不了。 ”

提到这一对孪生的儿女德里克和德博拉，她的眼里充满了柔情。

“ 我想， ” 汤米若有所思地说， “ 人们总是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，过了做事儿的年龄。 ”

塔彭丝不高兴地哼了哼鼻子，摇了摇满头黑发，任凭土黄色毛线球从膝盖上面滚落下来。

“ 难道我们已经过了做事儿的年龄了吗？是这样吗？还

是别人含沙射影总把我们往老说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派不上用场了。”

“很可能就是这样。”

“也许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曾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现在我开始觉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发生过吗？汤米。你是不是有一次被德国特务打破脑袋，还被他们劫持？我们是不是有一次跟踪一个危险的罪犯，直到把他捕获？我们是不是救过一个姑娘，找到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，受到国家的表彰和感谢？我们！你和我。可是我们现在是被人小瞧、没人稀罕的贝雷斯福德先生和贝雷斯福德太太。”

“别说了，亲爱的。说什么也没有用。”

“说说也没有有什么关系，”塔彭丝说，眨巴着眼睛没让眼泪流下来。“我对我们的卡特先生完全失望了。”

“他给我们写过一封非常动感情的信。”

“他什么忙也没帮……甚至连希望也不给我们。”

“他现在也没权了。跟我们一个样。他已经很老了，住在苏格兰，没事儿就钓鱼。”

塔彭丝沉思着说：

“他们或许会让我们在情报部门干点儿什么。”

“也许我们干不了了，”汤米说，“也许我们现在不像从前那么机灵了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想，”塔彭丝说，“人们总是这样想。但是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关键时刻……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又说：

“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件工作。成天胡思乱想，真是烦

透了。”

她的目光落在那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的照片上面。他穿着空军制服，咧开嘴笑着，那笑容和汤米一模一样。

汤米说：

“男人就更糟了。女人还能织织毛衣，或者到小卖部帮人家包包东西。”

塔彭丝说：

“我二十年后再干这活儿也行。我还没老到这个份儿上呢。”

前门的门铃响了。塔彭丝站起来。这座公寓没有什么服务人员为你开门。

她打开门，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站在门前的草席上。他留着漂亮的大胡子，脸膛红润，面带喜色。

“您是贝雷斯福德太太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是格兰特。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。他建议我来看望你和你的丈夫。”

“哦，太好了！快请进。”

她把他领进起居室。

“我的丈夫，哦……上尉……”

“是先生。”

“哦，格兰特先生。他是卡特先生……不，是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。”

“卡特先生”是他们的老朋友在情报部当头时的化名。他们叫顺口了，总忘了他那显赫的封号。

三个人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会儿。格兰特很随和，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塔彭丝走了出去，几分钟之后又回到起居室，手里拿着雪利酒和几个杯子。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格兰特先生对汤米说：

“我听说你在找工作，贝雷斯福德。”  
汤米眼里闪烁着急切的光芒。

“是的，我是在找工作。你是不是……”  
格兰特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哦，不是那种活儿。不是。恐怕那些活儿得留给年轻人干了。或者给那些已经干了几年的人。我能给你介绍的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活儿。办公室的工作。整理文件。把文件分门别类，用红带子捆起来。只能是这种事儿。”

汤米的脸沉了下来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！”

格兰特不无鼓励地说：

“总比没事干强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哪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军需部二十二号房间。我们可以敲定一些事情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塔彭丝拿起听筒。

“喂……是的……什么？”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。塔彭丝的脸色大变。“什么时候？哦，我的天……当然……我马上过去……”

她放下听筒。

她对汤米说：

“是莫林。”

“我猜就是她……我从这儿就听得出她的声音。”

塔彭丝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：

“非常抱歉，格兰特先生。我得马上到我的朋友那儿一趟。她摔了一跤，扭了脚脖子。家里只有她的小女儿。我得马上去帮她料理一下，找个人照顾她。请原谅。”

“当然，贝雷斯福德太太。我非常理解。”

塔彭丝朝他笑了笑，拿起一直放在沙发上的上衣，套在身上急匆匆地走了，前面传来砰的关门声。

汤米又给他的客人倒了一杯雪利酒。

“不要急着走，”他说。

“谢谢，”格兰特接过酒杯，默默地呷着。过了一会儿说道：“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你妻子被人叫走是件好事。我们可以节省时间。”

汤米凝视着他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格兰特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听我说，贝雷斯福德，你要是早到部里找我，我是有权给你安排一件工作的。”

汤米那张生着雀斑的脸渐渐露出喜色。他说：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格兰特点了点头。

“伊斯特汉普顿推荐了你，”他说，“他对我们说，你正是干这活儿的人。”

汤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告诉我，”他说。

“当然是一件要绝对保密的事。”

汤米点了点头。

“连你的妻子也不能知道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当然明白……”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。不过以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可是这回勋爵建议的只是你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好吧。”

“表面上你找到一件办公室的工作——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——在我们这个部的苏格兰分部。那地方是一个禁区，你妻子也不能与你同行。实际上，你是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。”

汤米等待着。

格兰特说：

“你从报纸上看到过第五纵队吗？我想，你至少知道一个大概——这个组织字面上的含义。”

汤米喃喃着说：

“混在内部的敌人。”

“正是。贝雷斯福德，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人们都抱着乐观的态度。当然了，我不是指那些知道内情的人们。我们一直就知道面临着什么——敌人的精锐部队，空中优势，拼死获胜的决心，协调的动作，周密的部署。我是说绝大多数人。我们那些善良、糊涂、信奉民主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们。他们以为德国人很快就会崩溃，以为他们的武器都是破铜烂铁造成的，他们的士兵都饿着肚子，一走就要倒在地上。都是些异想天开、信口雌黄之说。

“可是战争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。一开始就很糟，现在更糟。我们的士兵没有什么不好。军舰里的、飞机上的、防空洞里的战士们都是好样的。可是我们缺乏准备，部署也很不得当——也许是我们的素质有问题。我们不想打仗，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情，更谈不上做什么准备。

“不过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纠正了以往的错误，慢慢地选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工作。我们开始按照正确的办法去打这场战争。我们能赢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但是必须一开始就打好。失败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，不是来自德国人的炸弹，也不是因为中立国家被敌人占领，他们便可以从更有利的地势袭击我们。危险来自内部，来自我们城墙内的特洛伊木马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叫它第五纵队。就在这儿，在我们内部。这些狗男女有的位高权重，有的只是普通老百姓，但是他们都相信纳粹那一套，妄图用纳粹严格的信条取代我们的民主制度。”

格兰特俯身向前，用好听的声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……”

汤米说：“但是肯定……”

格兰特有点不耐烦地说：

“那些小喽啰我们可以一网打尽。这很容易。重要的是别人。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家伙。海军部至少有两个高层人物。其中一个一定在G将军的参谋班子里。空军里还有三个或者更多的特务，情报部门至少有两个，他们有渠道接近内阁的机密。我们知道这些，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，肯定有敌人打入了我们内部。泄露，而且是从高层把情报泄

露给了敌人。这一无情的事实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。”

汤米和蔼可亲的脸上露出几分茫然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可是，我对你能有什么用呢？我又不知道谁是坏蛋。”

格兰特点了点头。

“是啊，你不知道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你呀！”

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：

“那些人，那些隐藏在上层的人大都知道我们这些搞特工的人。他们不可能不搜集这方面的情报。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好办法，便去找伊斯特汉普顿。他现在已经不干这一行了。一个病人。可他的脑子还非常清楚。他想起了你。你离开情报部门已经二十多年了。你的名字早已经从那儿消失了，你的面孔也没有人认识。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？”汤米喜不自禁，笑得连嘴都合不拢。

“愿不愿意承担？你当然知道我求之不得。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该从何下手。现在我只是一个‘业余爱好者’。”

“亲爱的贝雷斯福德，我们需要的正是‘业余爱好者’。搞‘专业’的障碍重重。你将接替我们一位最优秀的侦探。”

汤米脸上露出疑问的神色。格兰特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上星期二他死在圣布里奇特医院。他是被一辆大卡车撞倒的……只活了几个小时。车祸。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车祸，而是阴谋。”

汤米慢慢地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格兰特平静地说：

“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法夸尔了解到了一些重要情况……他终于掌握了某些线索。是他绝非偶然的死亡告诉我

们这一点。”

汤米好像有话要问。

格兰特继续说：

“遗憾的是，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情况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法夸尔追踪了一条又一条线索，但是收获不大。”

格兰特停了一下，继续说：

“法夸尔一直昏迷不醒，直到临死前才清醒了几分钟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是只说出这样几个字：N或M，桑·苏茜。”

“可是，”汤米说，“这说不明什么问题。”

格兰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多少说明一点儿问题。你看，我们以前就听说过N或M这个短语。它代表两个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受信任的德国特务。我们以前截获过他们在别的国家的活动情况，对他们略有所知。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外国组织第五纵队，并且充当该国和德国的联络员。我们知道，N是个男人，M是个女人。这两个家伙是希特勒非常信任的特务。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破译过这样的——‘建议N或M到英格兰，委以全权……’”

“我明白了。法夸尔……”

“据我分析，法夸尔一定发现了这两个人中某一个的线索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桑·苏茜听起来不知所云。不过法夸尔的法语不好，口音很重。他身上装着一张到利哈姆普敦的回程车票。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一点问题。利哈姆普敦是南部海岸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，那儿有许多私人开的小旅馆。其中有一座叫桑苏西……”

汤米说：

“桑·苏茜... ..桑·苏西... ..我明白了。”

格兰特说：“是吗？”

“你的打算是，”汤米说，“让我去那儿搜索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汤米脸上又现出微笑。

“任务不太明确，对吧？”他说，“我甚至连找什么人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全靠你自己了。”

汤米叹了一口气，活动了一下肩膀。

“我可以试试看。不过我不是那种脑子特别灵的人。”

“你过去不是干得非常好吗？我听说过你的业绩。”

“哦，全靠运气，”汤米连忙说。

“是呀，运气也是我们需要的。”

汤米想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关于那个桑苏西，你能介绍点儿情况吗？”

格兰特耸了耸肩膀。

“也许完全是一团糟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法夸尔临死前也许叨叨的是：‘苏茜妹妹给战士缝衣服。’我们听起来像是‘桑·苏茜... ..’完全是我们猜测的结果。”

“利哈姆普敦呢？”

“和其他旅游度假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。什么样的人都有。老太太，老上校，无可怀疑的老处女，可疑的顾客，还有

在英语里，这两句话听起来声音相似，故有此说。——译注。

一两个外国人。事实上，那真是一个大杂烩。”

“N或者M就隐藏在他们当中？”

“很难说。也许是和N或者M接头的人，也许是N或者M本人。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海滨度假胜地的一个普通小旅馆。”

“你连我要找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知道？”

格兰特摇了摇头。

汤米说：“好吧，我试试看。”

“祝你好运，贝雷斯福德。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件事的细节……”

## 2

半个小时之后，塔彭丝闯了进来。她气喘吁吁，心里充满了焦急和好奇。汤米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扶手椅里，脸上现出一种不无疑惑的表情。

“怎么样？”塔彭丝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不怎么样，”汤米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气说，“我找到一件工作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”

汤米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在苏格兰一个偏远地区做办公室的工作。当然是秘密工作。不过听起来并不激动人心。”“我们两个一起去，还是只有你自己？”

“恐怕只有我自己。”

“真该死！我们的卡特先生怎么这么不够朋友？”

“我想也许因为这活儿男女有别。凑到一块儿对工作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“是发密码还是破译密码？是不是德博拉干的那种活儿？你可要当心点儿，汤米。这活儿简直能让你干成神经病。半夜五更不睡觉，不住嘴地背978345286，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。最后神经崩溃，滚回家。”

“我可不是那种人。”

塔彭丝闷闷不乐地说：

“只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能不能不参加你的工作，只是以妻子的身份去？料理你的生活，一天工作之后能让你吃口热饭。”

汤米看起来十分不安。

“真抱歉，老婆子。非常抱歉。我也不想离开你……”

“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去，”塔彭丝喃喃着，言语之中不无留恋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汤米有气无力地说，“你可以在家织毛线。”

“织毛线？”塔彭丝说，“你让我在家织毛线？”

她拿起正织的那顶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扔到地上。“我讨厌这种陆军用的土黄色毛线，”塔彭丝说，“还有海军蓝，空军蓝。我想织大红色的东西！”

“火药味儿倒挺足，”汤米说，“几乎要来一场闪电战。”

他心里非常难受。不过塔彭丝是个要求自己很严格的

人，她很快就面对现实，鼓励汤米接受这件工作，并且说，她并不十分在意。她还补充说，她已经打听到急救中心需要一个擦地板的人，也许她会觉得这活儿很适合自己干。

三天之后，汤米离开家到苏格兰东北部港市阿伯丁。塔彭丝到车站为他送行。她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含着泪水。她眨巴了几下，没让泪水掉下来，努力作出一副快乐的样子。

火车开了，汤米看着妻子渐渐远去的、孤零零的、小小的身影，觉得喉咙阵阵发紧。虽然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，他还是觉得自己抛弃了塔彭丝。

他振作起精神。命令就是命令。

到达苏格兰之后，他又坐上火车，第二天就来到曼彻斯特。第三天火车把他送到利哈姆普敦。他先在一家大饭店住下，然后去那些私人开的小旅馆看房间，打听如果长住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条件。

桑苏西是一座暗红色的维多利亚式的别墅，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，从楼上的窗户望过去，美丽的大海尽收眼底。门厅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尘土味儿和做饭的味儿，但是和汤米看过的那几家小旅馆相比，桑苏西强得多。他在办公室里见到了老板娘佩伦娜太太。屋子不大，也谈不上整洁，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几张报纸。

佩伦娜太太也挺邋遢。她已人到中年，脂粉遮不住岁月的风霜，满头黑色的卷发，一笑便露出一嘴洁白的牙齿。

汤米喃喃着，提到他的一位年长的堂姐梅多斯小姐。两年前，她曾经在桑苏西住过。佩伦娜太太还清楚地记得梅多

斯小姐——一位可爱的老太太，也许并不真的很老，很活跃，极富幽默感。

汤米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。他知道，确实有一位梅多斯小姐，情报部门告诉过他这些细节。

可爱的梅多斯小姐现在怎么样啊？

汤米不无悲伤地解释说，梅多斯小姐已经去世。佩伦娜太太十分同情地喷了喷嘴，又恰如其分地“大惊小怪”了一番，脸上现出哀伤的表情。

不一会儿，她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她的旅馆。她说，有一间屋子，肯定适合梅多斯先生住。从那里看得见大海美丽的景色。她觉得，梅多斯先生离开伦敦来这儿度假，真是英明之举。她知道，现在的情形没法让人高兴起来，特别是经历了这场流行性感冒之后……

佩伦娜太太边说边领他上楼看房间。她还提到每周的房费。汤米作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。佩伦娜太太解释说，物价飞涨，她也是迫不得已。汤米说，他现在收入不高，还得交税，等等等等。

佩伦娜太太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这场可怕的战争……”

汤米表示同意佩伦娜太太的意见，还说，照他看，应该把希特勒这个家伙绞死。疯子，这家伙真是个疯子！

佩伦娜同意他的观点，接着又说，政府配给的食物太少，屠夫们也常常很难搞到肉卖，甚至连杂碎也捞不着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她这个店老板实在难当。不过考虑到梅多